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科学报



扫二维码 看大学

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有早有晚,产生新的认知不限于在校期间,也可能来自于毕业后的某个瞬间。然而,随着第二学士学位制度被取消,在职人士想要修读跨学科专业并获得学位,除了重新高考、考研,并没有第三条路径。有关专家呼吁,第二学士学位制度应早日重新设计、科学回归,为“后本科”人士实现跨学科学习重开一扇门。

二学位制度须以升级付未来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热闹的开学季就要来临了。26岁的浙江工业大学张福喆,也即将踏上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专业的学习旅程。

张福喆一直有个医学梦,却在本科阴差阳错进入化学专业、药学专业。尽管家人坚决反对,但他还是坚持辞职、重新高考,并在今年的高考中圆梦成功。如果一切顺利,张福喆将于2024年毕业,届时他31岁。

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励志故事,让人既佩服张福喆追梦勇气可嘉,又对他回到本科课堂,从英语、政治开始,重新修读新专业和很多以前学过的课程而承担的时间、机会成本感到唏嘘。

无奈的选择背后,反映了一个客观现状——在我国,在职人士想要修读跨学科专业并获得学位,除了重新高考、考研,并没有第三条路径。

不久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明确不再招收第二学士学位。这意味着在在职人士不经高考、考研修读本科学位的途径正式关闭,未来“张福喆们”只能继续自己辛酸的励志故事。

认知混乱的第二学士学位

如果第二学士学位的大门是通畅的,部分“张福喆们”只需要通过申请第二学士学位,攻读2年专业课程,达到毕业要求,就能获得新专业的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无需重新高考、考研,也无需修读英语、政治、通识教育等基础课程。

1987年,由原国家教委等部门联合下发的《高等学校培养第二学士学位生的试行办法》中规定,第二学士学位是本科毕业生(包括应届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并获得某一学科的学士学位之后,通过在其他本科专业继续学习而获得的另一学科学士学位。

说起第二学士学位,很多人无法正确区分第二学士学位与双学位。双学位多指学生在主攻一个专业的同时,致力于另一专业学位课程的学习,并期望在两个专业领域都能取得学位证书。

实际上,第二学士学位与双学位的最大区别在于,双学位为“本科正在学习中”的学生设计,而第二学士学位面向“本科后”人士。

国际上通行的第二学士学位(the second major)概念,所指的也是获得第一学士学位之后,在其他本科专业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的情况。

然而,我国的第二学士学位尽管设置为本科教育,但却有着时代赋予它的特殊使命——补充研究生教育的不足。第二学士学位属于计划内培养,开设的专业有限,偏重

于应用型专业,与生产实际结合紧密。

本世纪初,第二学士学位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尤其是在2001年至2008年间,全国共有141所高校增设104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其中有204个专业布点。

之后,由于教育部在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申报、招生规模上进行严格控制,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辅修、双学位的普遍施行,不少高校减少了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与人数,部分高校甚至停止了相关招生。

作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的第二学士学位,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而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第二学士学位,其大门也稍带着被关上了。

此次颁布的《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尽管提出设置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联合学士学位三种学士学位类型,但均要求在校身份,对于在职人士跨学科修读本科学位缺少制度设计。

收紧的是复合型人才大门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的屠呦呦,在工作几年后,进入北京西苑医院举办的“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西学中班)”脱产学习两年半。中医西医范式不同,可以理解为两个学科。在两段学习后,屠呦呦成为兼具中医、西医的跨学科人才。从实际学习过程来看,她就是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

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东尼·莱格特,在牛津大学的第一学士学位是古典文献,就在他临近毕业时,突然对物理学产生浓厚兴趣,因此,他用2年时间获得物理学第二学士学位,最后走上了物理研究之路。

……

很多案例证明了第二学士学位在培养复合型人才上的奇效。而此次学位改革的主打方向之一,便是激发学生踏上复合型人才之路。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表示,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所在有早有晚,产生新的认知不限于在校期间,也可能来自于毕业后的某个瞬间。

卢晓东认为,未来,第二学士学位的需求也许“只多不少”。它可能来自于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一名物理系毕业生回到小城市和家人团圆,他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便有了学习会计第二学士学位的需求;

科技进步也将提高人们的求知欲,一名学建筑的毕业生,在互联网技术、学科交叉的驱动下,想要跨学科学习计算机、AI,而选择了第二学士学位;

职业变化还将制造新需求,高速公路收

作为弥补研究生教育不足的第二学士学位,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舞台;而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第二学士学位,其大门也稍带着被关上了。

费员发现本岗位不再需要众多人力,而当地缺少小学教师,通过考取第二学士学位,帮助他应对职业转变。

为什么源于兴趣、能力的需求,需要学历加持?

“获得学历契合了报名者的现实需求。”卢晓东解释,如果没有学历,安东尼·莱格特就不可能进行物理学博士的深造,进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现实环境中,学历为应聘、深造等提供了一个凭证。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指出,让有类似需求的人都重新高考、考研实现跨专业显然不现实。以考取研究生为例,理工转文稍易,文转理工几无可能,影响的是一个人的跨学科路径。

因此,“第二学士学位需要综合改革,而不是取消。”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受访专家均表达了这一观点。

制度不顺致终身教育受阻

一项在国际上通行的学位制度,之所以在我国没有坚持下去,除了对历史使命的错误认知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没有理顺。

我国的第二学士学位曾经比较混乱,高校各自为政,标准不统一。一些高校取得30个学分甚至几个学分就可以拿到学位,学位含金量不一、水分大。

作为培养跨学科人才的第二学士学位,应该如何打通制度上的关节?卢晓东指出,首先它不再是研究生教育的补充,在层次上仍属于大学本科教育。“凡是学校现设的,具有学士学位授予

资格的本科专业,都可以自然设置同名的第二学士学位专业,不需要办理专业审批手续。”卢晓东说。把专业面拓宽到全领域,尤其是基础学科领域,“才能不错失未来潜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打破单独开班的模式,把第二学士学位生编入第一学士学位教学中培养,按照学分制方式修读课程。在保障二者培养质量相同的同时,还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应。

卢晓东举例,一名学油画的职场人士重返校园学建筑,用他的艺术美感、人生经历、劳动经验,将给班里同学带来触类旁通的体验。

在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冲击下,全面开放专业是盘活高校资源的有效方式之一。

周光礼指出,高校开设双学位、辅修课程,但所选的人数并不多,教师苦恼于想开课却没有人选课。社会上有此类需求,可以把大学课程向社会开放。社会人士可以通过注册学分、修学分,把学分存入“学分银行”的方式取得学位。

在全球范围内,这也是终身教育的一大趋势。斯坦福的“开环教育”允许学生想学习的时候学习,想离开的时候离开,学制不再固定为4年,而是可以延续若干年,断断续续到学校学习,所获得的学分存入学分银行,一旦达到100个学分,学生就可以毕业。

周光礼指出,学分银行的制度困境在于,高校向社会提供的课程,质量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设立学分银行允许学生修学分的高校是零散的,一些人担心“双一流”高校获得学分要求高,就在普通院校注册并获得学分,最后申请“双一流”高校学位。如何确保学分银行里的“钱”一样值钱、规避可能出现的水学历经济,是制度上需理顺之处。

而改革后的第二学士学位,由于学生自始至终在一所高校学习,并且与第一学士学位生一同上课,获得学分的标准一致,相对而言,更易保证学位含金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参照国际上第二学士学位的做法,第二学士学位的学制为2年。2年期间能否保障第二学士学位的人才培养质量?

周光礼指出,国际上第二学士学位的做法嫁接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而我国是典型的专业教育,尽管目前采取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但大类培养(前两年涉及英语、政治、通识教育,主要是通识教育课程)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专业教育涉及教师的饭碗问题,不少专业的教师坚决反对大类培养。

卢晓东则认为,第二学士学位的课程重心是必修或核心课程,不包括与学生第一学位专业课程重复的部分,如英语、政治、其他通识教育课程。学习量一般是第一学士学位专业课程学分的50%,总量以60-70学分为宜。“最短6年学习2个学科,第二学士学位天生就‘通’,叠加另一学科的专业课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具备通识功能。”

不同于从前计划内招生,在市场化的今天,第二学士学位根据个人需求产生,管理上也可以探讨新模式。

卢晓东建议,第二学士学位招生规模和由高校自主确定,招生考试、录取工作由招生学校自行组织。第二学士学位生实行走读,以应对当前校舍紧张的实际情况。

第二学士学位生学费可由办学高校按照学分学费标准自行确定,市场定价。第二学士学位生因在攻读第一学士学位期间已经享受国家财政拨款补贴,中央和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不再予以拨款。在校期间的其他待遇,可按照本科生待遇执行。

“与辅修学士学位、双学士学位不同,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需要单独发放学位证书。”卢晓东说,第二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仍按现行规定的统一格式,由学校制定颁发,但须在证书中注明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科门类、专业名称和修业年限。

根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此次改革设置3年过渡期。过渡期内,高校按原有政策执行,有条件的高校可按《办法》执行。

这让卢晓东、周光礼看到了一丝曙光,他们期待,第二学士学位制度能够早日重新设计、科学回归,为本科后人士的跨学科学习重开一扇大门。

中国大学评论



卢晓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什么是“学缘异质性”?我们把本科、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在金庸小说中,郭靖没有一直跟随江南七怪学习,令狐冲也未一直跟随岳不群学习,都具备学缘异质性。金庸先生的武侠系列之所以具有持久魅力和永恒价值,就在于其小小说情节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

在《笑傲江湖》“面壁”一章中,令狐冲被师父岳不群罚往华山玉女峰绝顶的思过崖面壁一年。岳不群是华山派气宗宗师。

“面壁”是令狐冲成才的一个关键环节,称为困境。在思过崖上,令狐冲又遭遇了第二个困境,就是小师妹的移情别恋。令狐冲因此“心痛如绞,提起长剑,向着石壁乱砍乱削,……擦的一声,长剑竟插入石壁之中,直没至柄”。这是困境带来的奇遇:令狐冲发现了五岳剑派之前的名宿与魔教长老大战的山洞,看到了魔教长老们尽破五岳剑派剑术绝招的石刻壁画。

令狐冲为岳不群气宗的大弟子,从小作为孤儿被岳不群夫妇收养,耳濡目染加之精心教育和刻苦练习,基础扎实,气宗功夫已十分高明,实战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气宗的效力得到了反复验证。如果要令狐冲学习别的武功特别是逻辑基础与气宗不同的武功,必须要有一个重要教育环节让令狐冲对气宗的本质产生怀疑,甚至根本怀疑。否则,令狐冲如何能够学习其他派别的武功?

这个重要的教育环节就是“绝学”,绝学才会无忧(通“抚”,抚抚)。对气宗武功框架的根本否定使得对剑宗范式的认知和学习不再受到困扰。绝学,即是“为无为”,即是“无”为目标的积极作为,就是反讽。这是苏格拉底作为“助产师”对话的核心逻辑。反讽教育关键不是增加学生对气宗范式的确信,不是增加气宗框架中的知识,而是使学生由“为学日益”的气宗学习道路转往“为道日损”的方向,弱化甚至拆散气宗框架,使气宗的逻辑被根本否定而归于空白/无。

绝学是《老子》知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个概念与“绝圣弃智”等主张一起,常被认为是“反智主义”。这个概念在常识中也引发疑问,一个人在一生学习过程中,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其掌握的知识也会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得以验证,如何能在个人认知层面抛弃掉这些知识?绝学本质是“反讽”,反讽所否定的是旧学的核心范式。“反讽是主观性的一种规定。在反讽之中,主体是消极自由的;能够给予他内容的东西还不存在,但他却挣脱了既存现实对主体的束缚。”这种挣脱的结果就是令狐冲在学习独孤九剑新范式时不受气宗逻辑范式的困扰——“无忧”。

令狐冲的反讽环节不是经由活着的老师完成的,他的第二组师父们是早已化为了枯骨的魔教长老们。在石壁的图画中,华山派和其他五岳剑派最为精妙的剑法被一一破去,令狐冲初时看着气愤,接着——

“霎时之间,他对本派武功信心全失,只觉纵然学到了如师父一般炉火纯青的剑术,遇到这使棒之人,那也是缚手缚脚,绝无抗御的余地,那么这剑术学下去更有何用?”反讽作为教学方法初步发生了作用,令狐冲开始挣脱气宗的束缚。之后,在进一步钻研之后,“这一晚间,令狐冲在后洞来来回回不知绕了几千几百个圈子,他一生之中,从未受过这般的打击”。反讽的功效终于达到了。

在反讽之后,万里独行田伯光来到华山,令狐冲进入第三个困境。之后华山派剑宗宗师风清扬出面,令狐冲在反讽之后才得以一下子全身心进入与气宗范式相矛盾的剑宗范式的学习,迅速掌握了独孤九剑。至此,令狐冲有了第三个师父。之后,在杭州孤山梅庄,令狐冲再入困境而学到了吸星大法,有了第四个师父任我行。

令狐冲有四个师父表明其具备鲜明的学缘异质性。如果继续留在华山派岳不群门下,令狐冲学习剑宗会被斥为离经叛道;只有离开岳不群和岳不群作为师父的华山派,他才能打开眼界,被魔教长老们反讽掉气宗框架,随着风清扬学习剑宗的独孤九剑和任我行学习吸星大法。

那么,令狐冲的成长路径是否与院士的成长路径有相似性呢?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出的全部院士成长历程进行分析,基于实证数据探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长路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在中国接受了本科教育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1068名在新中国接受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院士中,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完整学历教育而不具备学缘异质性的院士共864名,占80.90%。很大一部分人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学历阶段至少经历了一次环境转变,更多人经历了两次转变,有着多位“师父”。

目前,一些“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一流本科教育行动方案中,将“本研一体”作为战略明确提出。“本研一体”培养模式缩短了学制,似乎提高了人才培养效率,但却限制了学生的校际流动,使学生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在同一院校接受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使得“令狐冲们”必须一直跟随一位“师父”学习,这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而言是否是巨大的风险呢?这样的风险学生和高校是否已经感知?

「学缘异质性」和令狐冲的四个师父